

德宗请脉记

杜钟骏

光绪戊申，予在浙江节署充戎政文案。冯星岩中丞汝骥方调赣抚，将行矣，适德宗病剧，有旨征医。冯公召予曰：“拟以君荐，君意何如？”予辞曰：“骏有下情，敬为公告。一宦囊无余，入京一切用费甚繁，无力赔累；一内廷仪节素所未娴，恐失礼获咎，贻荐者羞。”冯公曰：“已饬藩司筹备三千金以待不时之需，内务大臣继子受禄、奎乐、峰峻[俊]、增寿、臣崇皆我旧好，内廷一切可无虑也。军机袁项城、南斋陆元和两尚书皆为函托。如何？”予唯唯，请再熟商。

次日，中丞携酒食来吾室曰：“官无大小，忠爱之心当有同情。君必一行，我已电保。”即示电稿云：“浙江候补知县杜钟骏，脉理精细，人极谨慎，堪备请脉。”属俟旨下即起程。

又次日，奉上谕：“冯汝骥电奏悉。杜钟骏着迅速来京，由内务府大臣带领请脉。钦此。”于是定七月初三日起程，携仆三人，航海至津。于轮船中赋诗一首：“匆匆北上赴都门，忠信波涛跨海奔；自愧不才非国手，愿将所学报君恩。天颜有喜何须药，秋兴频吟只念萱；即日大安传宇内，寅寮同庆共开尊。”

到津，谒见北洋大臣杨公莲甫。杨公约予次早同乘花车赴京。

十六日，由内务府大臣带领请脉，先到宫门，带谒六位军机大臣。在朝房小坐，即事口占一首云：“晨趋丹陛觐宸枫，候脉朝房候召同；坐久不知官职小，居然抗礼到王公。”八钟时，陈君莲舫名秉钧先入请脉，次召予入。予随内务府大臣继大臣至仁寿殿，帘外有太监二人先立，须臾揭帘，陈出。继大臣向予招手，入帘。皇太后西向坐，皇上南向坐。先向皇太后一跪三叩首，复向皇上一跪三叩首。御案大如半桌，皇上以两手仰置案端，予即以两手按之。唯时予以疾行趋入，复叩头行礼，气息促疾欲喘，屏息不语。片时，皇上不耐，卒然问曰：“你瞧我脉怎样？”予曰：“皇上之脉，左尺脉弱，右关脉弦。左尺脉弱，先天肾水不足，右关脉弦，后天脾土失调。”两宫意见素深，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，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，予故避之。皇上又问曰：“予病两三年不愈，何故？”予曰：“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虚者由来渐矣。臣于外间治病，虚弱类此者，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。所服之药有效，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。”盖有鉴于日更一医，六日一转而发也。皇上笑曰：“汝言极是，应用何药疗我？”予曰：“先天不足，宜二至丸；后天不足，宜归芍六君汤。”皇上曰：“归芍我吃得不少，无效。”予曰：“皇上之言诚是。以臣愚见，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，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。”皇上笑曰：“汝言

极是。即照此开方，不必更动。”予唯唯，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。皇太后亦曰：“即照此开方。”行未数武，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。是时，军机已下值，即在军机处疏方。甫坐定，内监又来云：“万岁爷说，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，切勿改动。”指陈莲舫而言曰：“勿与彼串起来。”切切叮嘱而去。予即书草稿，有笔帖式司官多人执笔伺候誊真。予方写案两三行，即来问曰：“改动否？”予曰：“不改。”彼即黄纸誊写，真楷校对毕，装入黄匣内。计二份，一呈皇太后，一呈皇上。时皇太后正午睡，赐饭一桌，由内务府大臣作陪。饭毕，奉谕：“汝系初来插班，二十一日系汝正班。”当即退下。至晚有内使来传云：“皇上已服你药，明早须伺候请脉。”

次早请脉，情形大致与昨日同。饭毕，皇太后传谕，改二十二日值班。予向内务府大臣曰：“六日轮流一诊，各抒己见，前后不相闻问，如何能愈病。此系治病，不比当差，公等何不一言？”继大臣曰：“内廷章程向来如此，予不敢言。”嗣见陆尚书曰：“公家世代名医，老大人《世补斋》一书海内传诵。公于医道三折肱矣！六日开一方，彼此不相闻问，有此办法否？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，以博微名。及今看来徒劳无益，希望全无，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。似此医治必不见功，将来谁执其咎，请公便中一言。”陆公曰：“君不必多虑，内廷之事向来如此，既不任功，亦不任过，不便进言。”予默然而退，以为此来必无成功也。于是六日一请脉。

至八月初八日，皇太后谕继禄曰：“外间保来医官六人，是何籍贯、官职、年岁？”一一细询，并谕令彼等各接家眷来京。继禄曰：“颐和园左近觅六处住房颇不容易，何不令彼等分班以体恤之。”皇太后曰：“现在不是分班么？”继乃请两人一班，两月一换。皇太后以为然，并问伊等饭食每月几何？继曰：“陈秉钧每月三百五十两。”即奉旨曰：“外省所保医官六人，着分三班，两人一班，两月一换，在京伺候请脉。张彭年、施焕着为头班，陈秉钧、周景焘着为二班，吕用宾、杜钟骏着为三班。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。钦此。”是日，皇上交下太医院方二百余纸，并交下病略一纸云：“予病初起，不过头晕，服药无效，既而胸满矣。继而复[腹]胀矣。无何又见便溏、遗精、腰酸、脚弱。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。力钧请吃葡萄酒、牛肉汁、鸡汁，尤为不对。尔等细细考究，究为何药所误？尽言无隐，著汝六人共拟一可以常服之方，今日勿开，以五日为限。”退后六人聚议，群推陈君秉钧主稿，以彼齿高望重也。陈君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，众不赞成。予亦暗拟一稿，以示吕君用宾。吕怱怱予宣于众，予不愿，乃谓众同事曰：“诸君自度能愈皇上之病，则摘他人之短，无不可也。如其不能，徒使太医获咎，贻将来报复之祸，吾所不取。”陈君曰：“予意欲南归，无所顾忌。”予曰：“陈君所

处与我辈不同，我辈皆由本省长官保荐而来，不能不取稳慎。我有折衷办法，未悉诸君意下如何？案稿决用陈君，前后不动，中间一段拟略为变通，前医矛盾背谬，宜暗点而不明言。”众赞成，嘱拟作中段。论所服之药，热者如干姜、附子，寒者若羚羊、石膏，攻者若大黄、枳实，补者若人参、紫河车之类，应有尽有，可谓无法不备矣。无如圣躬病久药多，胃气重困，此病之所以缠绵不愈也。众称善，即以公订方进。进后皇上无所问。

八月初一日，赏给绸缎二匹、纹银二百两。

初三日随同王大臣谢恩。是日大雨不止，候至一钟之久。皇太后卷帘以待。雨略小，王大臣百官即在雨地谢恩，予亦杂于众中。有纪恩诗一首：“整冠拂晓入宫门，侍从如云朝至尊；大雨如膏流圣泽，小臣伏地谢天恩。王公联步趋金殿，袍笏拖泥带水痕；难得玉阶沾御气，不须浣洗任常存。”初三日，又荷赏秋梨月饼各一大盒，又作纪恩诗二首：“涓埃未答愧樗庸，异数何修得幸逢；宠拜兼金声价重，笑持端绮圣恩浓。藏为家宝珍千万，制作朝衣覲九重，高厚难酬惟默祷，两宫康健茂如松。”“果点颁来自内廷，盘龙彩盒灿珑玲；秋梨似雪含琼液，香饼流酥肖月形。美比红绫还得味，餐同红枣更延龄；小人有母先封遗，共沐皇恩志感铭。”

一日，予方入值，于院中遇内监，向予竖一大指曰：“你的脉理很好。”予曰：“汝何以知之？”渠曰：“我听万岁爷说的，你的脉案开得好。我告声你，太医开的药，万岁爷往往不吃，你的方子吃过三剂。”言讫如飞而去。

一日，皇上自检药味，见枸杞上有蛀虫，大怒，呼内务府大臣奎俊曰：“怪道我的病不得好，你瞧枸杞上生蛀虫。如此坏药与我吃，焉能愈病！着汝到同仁堂去配药。”奎唯唯照办。

次日，继禄奏曰：“颐和园距同仁堂甚远，来回非数点钟不可，配药回来赶不上吃，不如令同仁堂分一铺子来，最为便当。”允之。

一日，传谕开方须注明药之出处，以何省为最好。越日分电各省，着云南贡茯苓，浙江贡於术，河南贡山药。又同事中有用鲜佩兰叶者，即电江南贡佩兰。端午桥制军贡鲜佩兰叶五十盆。

一日，入值请脉，内务府大臣继禄嘱到内务公所，云：“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，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，取中二十四本，派员进呈御览，如赏识何人之奏，即派何人入京请脉。皇太后一笑置之。”予等见其所取之卷，有谓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，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匱肾气丸，有谓宜补脾者用归芍六君之类，有谓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，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，皆意揣之辞也。有萧山举人张某者，见报载陈莲舫请脉案，以为御医药不对病，长篇大论具禀于浙抚增子固中丞，请其电奏。中丞以该举人有忠君爱上之

心，却其电奏，将原禀寄予。予复中丞书云：“论医与论文不同，文贵翻案以出新，医须征诸实验。谚云：‘熟读王叔和，不如临病多。’坐而言者未必能起而行也。该举人具忠爱之忱，诚堪嘉尚。当将此意转告同人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也。”

自分班后，予即移住杨梅竹斜街斌陞店。至皇太后万寿前数日，谒奎大臣，询万寿在即，我等是否上去祝嘏。奎曰：“汝等有质，已经备赏，如何不去。”时外间传言皇上在殿上哭泣，问其有无此事。奎曰：“诚有之。一日皇上在殿泣曰：万寿在即，不能行礼，奈何？六军机同泣。头班张、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。君等在此，我未尝不想一言，俾君等请脉，然君子爱人以德，转不如不诊为妙。”

十月初十日，赴海子祝嘏。皇太后于仪鸾殿受贺，以菊花扎就“万寿无疆”四字。

十一日，皇太后谕张中堂之洞曰：“皇上病日加剧，头班用药不效。予因日来受贺听戏劳倦，亦颇不适，你看如何？”张曰：“臣家有病，吕用宾看看尚好。”皇太后曰：“叫他明日来请脉。”

次日，两宫皆吕一人请脉。吕请皇太后脉案中有“消渴”二字，皇太后对张中堂曰：“吕用宾说我消渴，我如何得消渴？”意颇不怪。张召吕责曰：“汝何以说皇太后消渴？”吕曰：“口渴，误书。”越日，复请脉，皇太后亦未言。第三日，皇太后未命吕请脉，独皇上召请脉。至十六日犹召见臣工。次夜，内务府忽派人来，急遽而言曰：“皇上病重，堂官叫来请你上去请脉。”予未及洗脸，匆匆上车。行至前门，一骑飞来云：“速去，速去。”行未久，又来一骑，皆内务府三堂官派来催促者也。及至内务公所，周君景焘已经请脉下来，云：“皇上病重。”坐未久，内务府大臣增崇引子至瀛台。皇上坐炕右，前放半桌，以一手托腮，一手仰放桌上。予即按脉，良久，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：“头班之药服了无效，问他又无决断之语，你有何法救我？”予曰：“臣两月未请脉，皇上大便如何？”皇上曰：“九日不解，痰多、气急、心空。”予曰：“皇上之病实实虚虚。心空气怯当用人参，痰多便结当用枳实，然而皆难着手，容臣下去细细斟酌。”请脉看舌毕，因问曰：“皇上还有别话吩咐否？”谕曰：“无别话。”遂退出房门外，皇上招手复令前，谕未尽病状。复退出至军机处拟方，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。继大臣曰：“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，不怕皇上骇怕么？”予曰：“此病不出四日，必出危险。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，已属惭愧，到了病坏尚看不出，何以自解。公等不令写，原无不可，但此后变出非常，予不负责，不能不预言。”奎大臣曰：“渠言有理，我辈亦担当不起，最好回明军机，两不负责。”当即带见

六军机。六军机者醇邸、庆邸、长白世公、南皮张公、定兴鹿公、项城袁公。醇邸在前，予即趋前言曰：“皇上之脉疾数，毫无胃气，实实虚虚，恐有内变外脱之变，不出四日，必有危险。医案如此写法，内务三位恐皇上骇怕，嘱勿写。然关系太重，担当不起，请王爷示。”醇邸顾张中堂而言曰：“我等知道就是，不必写。”即遵照而退。次日上午复请脉。皇上卧于左首之房临窗炕上，仍喘息不定，其脉益疾劲而细，毫无转机。有年约三十许太监，穿蓝宁绸，半臂侍侧，传述病情。至十九夜，与同事诸君均被促起，但闻宫内电话传出，预备宾天仪式，疑为已经驾崩。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。次早六钟，宫门开，仍在军机处伺候，寂无消息，但见内监纷纭，而未悉确实信息。至日午，继大臣来言曰：“诸位老爷们久候，予为到奏事处一探信息，何时请脉？”良久来漫言曰：“奏事处云，皇上今日没有言语，你们大人们做主。我何能做主，你们诸位老爷们且坐坐罢。”未久，两内监来传请脉，于是予与周景焘、施焕、吕用宾四人同入。予在前先入，皇上卧御床上。其床如民间之床，无外罩，有搭板铺毡于上。皇上瞑目，予方以手按脉，瞿然惊寤，口目鼻忽然俱动，盖肝风为之也。予甚恐，虑其一厥而绝，即退出。周、施、吕次第脉毕，同回至军机处。予对内务三公曰：“今晚必不能过，可无须开方。”内务三公曰：“总须开方，无论如何写法均可。”于是书：危在眉睫，拟生脉散。药未进，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。

先一时许，有太监匆匆而来曰：“老佛爷请脉。”拉吕、施二同事去。脉毕而出，两人互争意见，施欲用乌梅丸，吕不谓然。施曰：“如服我药尚有一线生机。”盖皇太后自八月患痢，已延两月之久矣。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，不敢专主，请示军机，索阅乌梅丸方，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；遂置之。本日皇太后有谕：到皇上处素服，到皇太后处吉服。次晨召施、吕二君请脉，约二小时之久。施、吕下来，而皇太后鸾驭西归矣。

请脉开方每于誊写后，必详细校对，恐有讹字。及皇上病笃时，一日者同事脉案中腿酸之“腿”字，误写“退”字。皇上见之诧曰：“我这腿一点肉都没有，不成其为腿矣！”因调阅原稿，原稿有肉旁，遂置不问。皇上病笃之际，皇太后有谕曰：“皇上病重，不许以丸药私进，如有进者，设有变动，惟进丸药之人是问。”